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二辑】

张佩纶日记（上）

张佩纶 著 谢海林 整理

凤凰出版社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
【第三辑】

张佩纶日记（上）

张剑 徐雁平 彭国忠 主编

张佩纶 著

谢海林 整理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张佩纶日记 / 张佩纶著；谢海林整理。-- 南京：
凤凰出版社，2015.5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 第2辑)
ISBN 978-7-5506-2146-6

I. ①张… II. ①张… ②谢… III. ①张佩纶—日记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5833号

书 名 张佩纶日记
著 者 张佩纶 著 谢海林 整理
责 任 编 辑 樊昕 王淳航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出 版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 版 社 网 址 <http://www.fhcbs.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21.875
字 数 568千字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06-2146-6
定 价 88.00元(全二册)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514-85868858)

存史謐今

袁行霈題



袁行霈先生題辭

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

知音，千载其一乎！——文心雕龙

知音三才今读新编稀见史料丛
刊，真有俗子知音之感大。

傅璇琮题

二〇一二年

傅璇琮先生题辞

殚精竭慮旁搜遠詔
重新打造中華文史資
料庫

王水照二〇一三年一月

王水照先生题辞



张佩纶（1848-1903）

借壹公賜微四年所收皆贊个也。前檢出三卷一冊乃壹公去後所得故求

鑒定

研些大字回文

佩倫頓首四月祐三日

沈卷二十金

顧卷十二金

方山靜憲圖三金題者丁餘人

謝母二金

顧卷十二金

张佩纶致军机大臣李鸿藻信

牙輝老首輩大人閣下 士周見退奉讀

惠書啟審

道力深潛

興居佳暢頌歷無量

執事靜龜時局不背出山具微

定識主講尊經特宜人官龜之例

昨示敬悉眉丘解

苦廢猶赴工惟因鮮仰述尋常侏離不能追

班可在精

鄉社得三賢則向力之有

喜來函謝讀三汗顏聞琴友同年故以教數為詳
田之假相与定識否念之安圖已却某事桂林相主遇
遠客書不便時達相贈近三日子母極為喜不知
史首輩與三道閑否都賦本煩悽明想士周書
中當詳之尊復申此
道女並辭

謹稱不宣

信傳倫相首一月廿六

张佩纶致戴恒信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总序

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中华文明也许可说是“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罗素《中国问题》）。她绵延不绝、永葆生机的秘诀何在？袁行霈先生做过很好的总结：“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就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文明就繁荣发展，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但我也要清醒看到，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带给我们的并不全是积极遗产，其长时段积累而成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具有强大的稳定性，使她在应对挑战时所做的必要革新与转变，相比他者往往显得迟缓和沉重。即使是面对佛教这种柔性的文化进入，也是历经数百年之久才使之彻底完成中国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遭逢“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的中国近现代。晚清至今虽历一百六十余年，但是，足以应对当今世界全方位挑战的新型中华文明还没能最终形成，变动和融合仍在进行。1998年6月17日，美国三位前总统（布什、卡特、福特）和二十四位前国务卿、前财政部长、前国防部长、前国家安全顾问致信国会称：“中国注定要在21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上册第六版英文版序，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认为中华文明已经转型成功，相反，

2 张佩纶日记

中华文明今天面对的挑战更为复杂和严峻。新型的中华文明到底会怎样呈现,又怎样具体表现或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人们还在不断探索。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恐怕无法给出答案。但我们坚信,在历史上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必将凤凰浴火,涅槃重生。这既是数千年已经存在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事实,也是所有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应有的信念和责任。

不过,对于近现代这一涉及当代中国合法性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了解得还过于粗线条。她所遗存下来的史料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且有数量庞大且富有价值的稀见史料未被发掘和利用,这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全面了解和规律性认识,也会影响到今天中国新型文明和现代化建设对它的科学借鉴。有一则印度谚语如是说:“骑在树枝上锯树枝的时候,千万不要锯自己骑着的那一根。”那么,就让我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能力,为承载和养育我们的中华文明做一点有益的事情——这是我们编纂这套《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的初衷。

书名中的“近现代”,主要指 1840—1949 年这一时段,但上限并非以一标志性的事件一刀切割,可以适当向前延展,然与所指较为宽泛的包含整个清朝的“近代中国”、“晚期中华帝国”又有所区分。将近现代连为一体,并有意淡化起始的界限,是想表达一种历史的整体观。我们观看社会发展变革的波澜,当然要回看波澜如何生,风从何处来;也要看波澜如何扩散,或为涟漪,或为浪涛。个人的生活记录,与大历史相比,更多地显现出生活的连续。变局中的个体,经历的可能是渐变。《丛刊》期望通过整合多种稀见史料,以个体陈述的方式,从生活、文化、风习、人情等多个层面,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

书名中的“稀见”,只是相对而言。因为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珍本秘籍经影印或数字化方式处理后,真身虽仍“稀见”,化身却成为“可见”。但是,高昂的定价、难辨的字迹、未经标点的文

本,仍使其处于专业研究的小众阅读状态。况且尚有大量未被影印或数字化的文献,或流传较少,或未被整合,也造成阅读和利用的不便。因此,《丛刊》侧重选择未被纳入电子数据库的文献,尤欢迎整理那些辨识困难、断句费力、裒合不易或是其他具有难度和挑战性的文献,也欢迎整理那些确有价值但被人们习见思维与眼光所遮蔽的文献,在我们看来,这些文献都可属于“稀见”。

书名中的“史料”,不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范畴,举凡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乃至序跋汇编等,只要是某方面能够反映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思想、性情的文献,都在考虑之列。我们的目的,是想以切实的工作,促进处于秘藏、边缘、零散等状态的史料转化为新型的文献,通过一辑、二辑、三辑……这样的累积性整理,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规模与气象,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关联,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从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日常与细节;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还有富于变化的细小溪流;甚至在主流中,还有漩涡,在边缘,还有静止之水。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大痛苦的时代,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所思所想的起落,藉纸墨得以留存,这是一个时代的个人记录。此中有文学、文化、生活;也时有动乱、战争、革命。我们整理史料,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或者一种贴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当然,对这些个人印记明显的史料,也要客观地看待其价值;需要与其他史料联系和比照阅读,减少因个人视角、立场或叙述体裁带来的偏差。

知识皆有其价值和魅力,知识分子也应具有价值关怀和理想追求。清人舒位诗云“名士十年无赖贼”(《金谷园故址》),我们警惕袖手空谈,傲慢指点江山;鲁迅先生诗云“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我们愿意埋头苦干,逐步趋近理想。我们没有奢望这套《丛刊》产生宏大的效果,只是盼望所做的一切,能融合于前贤时彦所做的贡献之中,共同为中华文明的成功转型,适当“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4 张佩纶日记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丛刊》的编纂,得到了诸多前辈、时贤和出版社的大力扶植。袁行霈先生、傅璇琮先生、王水照先生题辞勉励,周勋初先生来信鼓励,凤凰出版社姜小青总编辑赋予信任,刘跃进先生还慷慨同意将其列入“中华文学史史料学会”重大规划项目,学界其他友好也多有不同形式的帮助……这些,都增添了我们做好这套《丛刊》的信心。必须一提的是,《丛刊》原拟主编四人(张剑、张晖、徐雁平、彭国忠),每位主编负责一辑,周而复始,滚动发展,原计划由张晖负责第四辑,但他尚未正式投入工作即于2013年3月15日赍志而歿,令人抱恨终天,我们将以兢兢业业的工作表达对他的怀念。

《丛刊》的基本整理方式为简体横排和标点(鼓励必要的校释),以期更广泛地传播知识、更好地服务社会。希望我们的工作,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支持。

2013年4月15日

前 言

2013 年年初,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数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张恭庆先生,与胞妹张怡、胞弟张恭慈向上海图书馆捐赠曾祖张佩纶尺牍、日记手稿等珍贵历史文献。所捐文献含有张佩纶、李鸿章、李鸿藻、张之洞、王懿荣、柯逢时、陈宝琛、黄国瑾、于式枚等数十人来往信札计 100 余册 4800 余通。这批尺牍,揭示了晚清中政坛大量内部运作的秘密,如北洋海军的筹划、朝鲜壬午事变和琉球问题的处理等等,对后人深刻了解晚清政治势力纵横捭阖的格局、洋务运动的艰难曲折、近代海军和海防的建设,都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图书馆所接受的数量最大、价值最高的历史文献捐赠。这批文献当中,就有一直为学人所珍视的《润于日记》底稿。

人生在世,因缘际会。也就在这个时节,母校南京大学徐雁平老师来电,称中国社科院张剑先生主持的“近代珍稀史料丛书”第一辑已顺利交稿,第二辑即将上马,便嘱我点校一部近人日记,以拓展学术研究的视阈。当时我已大体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宋诗选本与宋诗学研究”,可腾出手来做一些事情。因课题的关系,我也阅读了近人部分尺牍、日记等,愈发体悟到这些比诗文集私密性较强的材料,或许更接“地气”,故而不揣浅陋应允下来。我当时注意到了两类人:一类是像张佩纶那样身历荣辱瞬变的“清流”,另一类是像郭曾忻那样经受山河陵替的“遗民”。

选择张佩纶的《润于日记》,或许是冥冥之中的注定。张佩纶终老之地正是六朝金陵,而此前读过本系老师余彬教授的大作《张爱玲

2 张佩纶日记

传》，对其祖张佩纶有些微的了解。孙女在现代文学史上显赫有名，而祖父的沉寂更刺激着我的好奇心与考据癖。这一点张佩纶是无法料及的。但事实上，张佩纶在近代史上的声名丝毫不逊于孙女张爱玲。

张佩纶(1848.11.24—1903.2.4)，字幼樵，又字绳庵，号簷斋，又号言如、贊思。直隶丰润县齐家陀人(今河北唐山丰润)。同治十年(1871)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光绪元年(1875)擢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后为李鸿章延佐军幕。八年(1882)，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与吴大澂、陈宝琛、宝廷、黄体芳等议论时政，上疏言事，主张外御列强，内整纪纲，号为“清流党”，尤以纠弹大臣名震一时，不避权贵亲友，与张之洞并称为“青牛角”。中法战争事起，力言主战，擢侍讲学士，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十年(1884)，派赴福建会办海疆事宜，驻守马尾港。马尾之役败绩，被革职遣戍。期满回京，复入李鸿章幕，李以女经璫(鞠耦)妻之。甲午(1894)之战时，被劾干预公事，命逐回籍，寓居南京。庚子(1900)事变，奉命以编修入都襄助李鸿章谈判和约，因对俄条约与李意见不合，折回金陵，称病不出，卒于白下府第。佩纶有诗才，早岁曾为李商隐诗作注，尤雅慕苏轼，曾取苏诗诸家注本，有所匡正，诗亦得力于李、苏二家。官京朝时，不甚致力于诗，“及沦谪边远，则身世之感，家国之故，一于诗发之”(陈宝琛《涧于诗序》)。或谓其诗“抑塞无俚，语多愁苦，忧时之言，回肠荡气”(汪国垣《光宣以来诗坛旁记》)。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将之誉为“天损星浪里白条张顺”，与“天竞星船火儿张横”的张之洞并称。张佩纶尤工隶书，使材既富，用典稳切，“文深而意远”(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六五)，与张之洞并称“北派二巨子”。著述颇丰，有《涧于集》、《涧于日记》、《管子学》等。

《涧于日记》，由六部分组成：(一) 簷斋日记，光绪四年(1878)至光绪五年(1879)。(二) 嘉禾乡人日记暨见君子日笺，光绪六年

(1880)。(三)出塞日记,光绪十一年(1885)至光绪十二年(1886)。(四)易窗日记,光绪十三年(1887)至光绪十四年(1888)。(五)津门日记,光绪十五年(1889)。(六)兰骈馆日记,光绪十六年(1890)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各年并非每日皆有记录,偶有脱略,如第二部分,残缺尤为严重。

《润于日记》底稿现藏上海图书馆。原由丰润润于草堂石印,凡四册。1966年台湾学生书局据清宫藏本,影印入吴相湘教授主编的《中国史学丛书》。李德龙、俞冰主编,学苑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历代日记丛钞》亦收录。《润于日记》尽管有多处断层,但仍富有史料价值。祁龙威先生《读〈润于日记〉随笔》(《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对此有所论述,兹不赘言。到目前为止,迄无完整之整理本,虽然其中也出现过节选本,如郑逸梅、陈左高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书信日记集(2)》(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94页)选录《润于日记》数则,但所标点的片段错讹不少。比如:(一)断句错误。“夜阅陶诗,乃莫子偲所翻宋本陶诗。极慕田子泰,而集为阳子烈所编,何与吾里人有缘耶?”按,后一“陶诗”二字当从后句读。陶渊明有《拟古》组诗,其二即有“闻有田子泰,节义为士雄”之句。诸如此类,恕不列举。(二)文字舛误。如:“联篇谜语瘦词,阅之喷饭。”按,“瘦”当为“瘦”之形误。(三)符号漏标。此类突出表现在书名、诗题上,如:“余尤取骆丞之诗,如《从军中》、《行路难》、《帝京篇》、《畴昔篇》、《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诸作,均沈郁顿挫,乃七古之佳者。”按,错把一首当作两首,当为《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四)时间误置。第393页所载壬辰年(即光绪十八年)诸条,第392—394页癸巳年(即光绪十九年)诸条,第390—392页所载甲午年(即光绪二十年)诸条,此三年却以时间逆序排列,大谬。

此次整理校勘《润于日记》,主要依据手稿影印本。按照《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体例要求,标点印行。此稿卷帙浩繁,内容丰富,

4 张佩纶日记

书写中时有难识或漫漶之处，限于点校者的水平，自知疏误难免，敬请方家不吝赐教，频加匡补。

大致体例如下：

(一) 在原年、月、日后增加公元纪年，以圆括号标注于后。原稿中自然段落另起行者一概照旧。

(二) 原稿中有避讳字，如“玄”写作“元”，或缺笔；“弘”作“宏”等，一并改正。所示敬之抬头，如“今上”、“先考功”之类所空格、余行，一概删去，改为接排。

(三) 根据《丛书》的体例要求，除涉及辨义处和其他特殊情况，所有文字，包括人名、地名等尽量改用简化字，如人名字号中的“菴”改作“庵”、“褚”改作“褚”、“筦子”作“管子”等；他如异体字、古今字、手写体等等，也一并改正。

(四) 原稿空缺待补处，约略可计字数者用符号“□”，不能计字数者用省略符号“……”；因日记涉及四部之籍较夥，引用、摘录之处多有省略、节录现象，为了明晓其义，根据原文酌情增补之文字，用“〔 〕”标记。

(五) 原稿确定误字者，以圆括号“()”括出误字，后继以方括号“□”标明改字，形近讹误者径改；有脱字者，所补亦用方括号“□”括出；有衍字者，用“【】”括出；漫漶难识者，用“■”标明。

(六) 正文标点与夹注标点各自独立，夹注原为双行小字，今改为小五字体单行排印；注中之注，用圆括号“()”标出；日记中所录眉批，一律前加“整理者按”，移入。

在此并向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张剑先生、南京大学徐雁平先生以及凤凰出版社王淳航先生谨致由衷的谢意。

整理者 谨识

2014年3月于南海梦鸿轩